

從中亞和俄羅斯看中國的歐亞外交

China's Eurasian Diplomacy Seen from Central Asia and Russia

山添博史

日本防衛研究所地域研究部

壹、1956-60 年中國清朝與俄國互動

1856-1860 年間，俄羅斯對中國的清朝外交政策成了我在 2008 年博士學位論文的主題，此後我一直在繼續研究，充分說明了兩個非西方文明的相互關係。清朝遭受當時內部的太平天國和其他叛亂組織，以及外國侵略之苦。而對中國清朝而言，最野蠻的主要威脅是來自英國。英國試圖向中國滿清施加與中國不相容的貿易以及外交體系。最嚴重的問題之一是當時北京有義務要接待外國的永久駐滿清的外交官，作為彼此國家之間關係的代表。與此同時，俄羅斯有幸在北京設立俄羅斯的東正教團，可以藉此了解中國，並且能與有關當局進行溝通。俄羅斯利用這個一優勢，使自己的外交體系更接近西方國家，表現得像一個熟悉的國家，而不是一個會被西方國家摧毀的中國文明國家。

1859 年，清軍恢復了對英法聯軍的戰爭，因為 1858 年的《天津和平條約》被撕毀了。但是，滿清他們保留了與俄羅斯簽訂的《天津條約》，並因此實施了有限度的外交互動體系。同時，清政府否認

1858年5月在艾貢（Aigun）達成的協議的效力。當時，滿清政府只允許俄羅斯存在一段時間，並拒絕中俄兩國邊界變更。1859年，滿清政府從自己的角度，在滿清的法律上是合乎邏輯的，並未完全拒絕外交上的往來。

後來，清朝的恭親王被迫簽署了北京和平條約，並簽署了《北京條約》，承認俄羅斯長久以來的要求，邊界變更。那被認為是不平等的條約，特別是在20世紀和21世紀的我們是這麼想的。但是自1860年以來，中國已基本認可1860年北京條約裡關於邊界定居點的法律效力。他們在1960年代和1990年代所爭論的是條約的執行問題，而不是拒絕任何強加於中國的帝國主義時代。

貳、新疆與中亞

新疆和俄羅斯中亞由於1860年的《北京條約》而分裂開來。中俄兩國代表團的劃界過程均遵循該條約，俄羅斯堅持地域原則而不是人類生活原則。於是，哈薩克的游牧民族便結束了在邊境的游牧生活。後來他們成為蘇聯的哈薩克族和中國的哈薩克族。

在歷史的過程中，中俄兩國的邊界有時會發生變化，人們會從中國逃往俄羅斯，或是從蘇聯逃到中國。新疆的基本要素就是不穩定。在1930年代，新疆就是與蘇聯進行貿易的一個獨立地方，而非中國的一部分。如今，維吾爾族和其他種族並不符合所謂的漢民族文化，然而，後蘇聯的獨立國家，其國民則同時擁有蘇聯的文化以及現代體制的共同遺產。

哈薩克斯坦是絲綢之路經濟帶（Silk Road Economic Belt）上，對中國而言最熱情的境外合作夥伴。這是因為哈薩克總統 Nursultan

Nazarbayev 總統，長期以來便主張透過將東西方之間的這個內陸國家聯繫起來，使哈薩克斯坦成為真正的歐亞大陸。他開始建立「光明之路」(Nurly Zhol) 的構想，以建立東西方的連通能力，並將中國與哈薩克合作項目納入其中。這是「一帶一路」在哈薩克斯坦取得相對成功的基本架構。

參、二十一世紀的俄中夥伴關係

蘇聯解體後，中俄兩國不得不花費十年的時間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中俄兩國共同的想望，是回到過去那段對抗年代兩國的關係。為此，他們先就減少部隊、信任建立措施以及解決有爭議的邊界達成了一致的共識。這中間的因素不僅是源於友誼，還有彼此之間的恐懼感，使得中俄兩國達成妥協。

此後，中國一直保持小心翼翼，不要與俄羅斯對抗。這種情況將剝奪有利中國發展的環境。

中國於 2016 年與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塔吉克之間啟動了四方軍事合作框架，以確保邊境地區的安全。2019 年 2 月，《華盛頓郵報》報導說，中共解放軍已經在塔吉克斯坦東南角的前哨站駐紮了一支部隊。這支部隊的目的應該是為中國自己建立一個設施，以便監視瓦漢走廊 (Wakhan Corridor) 附近的人員和貨物流動，這是危險人士進入新疆可能的門戶。俄羅斯研究員 Alexander Gabuev 表示他是受邀參加北京智庫會議的學者之一，中方向他們解釋了中共解放軍前哨基地的局限性。這可能是中國一種謹慎的態度，不與俄羅斯對抗。俄羅斯的軍事基地位於塔吉克斯坦的西南部，中國的少量駐軍不會取代俄羅斯的軍事力量成為塔吉克斯坦安全的主要外部保證者。

肆、結論

基本上，中國的歐亞外交一直是穩定的重點中的重點，尤其是在極大化物質上的獲益方面。中國只要意識到不利於己的條件，便會根據自身利益，小心地尋求對方的批准。這使得中國沿海地區以及沿海水域得以快速發展。

其實中亞和俄羅斯是對中國持懷疑的態度。但是，中亞和俄羅斯政府接受了中國為大家的共同利益進行合作的談判建議。

中亞國家與中國的經濟關係急劇增加。有一些與中國進行安全合作的例子。但中亞國家他們的基本優先順序依然是俄羅斯。哈薩克是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最熱情的合作夥伴，也是「歐亞經濟聯盟」（EAEU）創始成員，並在其安全文件中將俄羅斯定義為最重要的盟友。中亞的整個官僚體系，特別是軍事體系，與俄羅斯有很大的相容性。來自中亞而且會說俄語的人可以輕鬆地在俄羅斯工作或從事與俄羅斯有關的業務。中亞各國與中國在一起時都會盡量小心翼翼，盡可能不與俄羅斯抗衡。同時，高層協商會議於 2018 年 3 月在阿斯塔納和 2019 年 11 月在塔什干舉行。這是中亞為促進該地區誠信合作和自治所作的努力之一。

俄羅斯確實對中國影響力的成長感到擔憂，因為這意味著俄羅斯的地位相對下降。但是，阻礙中國的合作不是俄羅斯的選項。因此，俄羅斯一直在採取合作措施。與中亞國家的安全合作符合中亞的集體利益，也有助中亞對俄羅斯的持續依賴。俄羅斯還提供中國軍事科技的協助。如今中國正在減少對俄羅斯軍事技術的依賴程度，但仍將其視為更高科技發展的選項。俄羅斯的軍事合作是為了要保持對中國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的自主權，而不是要強化中國或

是俄中聯盟的軍事能力。

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現實主義觀點表示，俄羅斯需要與不斷成長的中國保持權力平衡，而許多西方的觀察家都在談論俄羅斯可能在中亞的利益衝突上與中國發生對抗。但是，我還沒有發現真正會造成利益衝突的證據。在短期內，對於預期翻轉尼克森與毛澤東外交革命的可能性較低。1971年，中國已經與蘇聯對峙過，而且只有在中蘇爭端十年之後，中國才將蘇聯視為最嚴重的威脅。今天，中國和俄羅斯沒有在權力或意識形態上相互威脅。從長遠來看，它們可能會發生衝突，但這應該在權力結構發生結構性變化之後才會發生。

如果現實主義的理論是對的，中國對它的理解也是正確的，那麼中國的力量就不應成為俄羅斯的威脅，而是為了阻止俄羅斯的平衡行動。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可能是合乎邏輯且一貫的政策，意即避免在歐亞大陸方向上產生緊張的根源，以便中國可以專注於在海洋方向上追求中國的國家利益。

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歐亞區域互動中看到了與西方權力平衡的思維不同的一套邏輯。在18世紀和19世紀，權力平衡概念在歐洲得到了明確和具有隱含性的發展。歐洲是一個棋盤遊戲，彼此對等的強權（包括俄羅斯）在這裡承認遊戲規則並進行對等的競爭賽局。然而歐亞區域可能太大而無法成為單一個棋盤。如果俄羅斯的象棋與中國的圍棋棋盤不是一個而是兩個相鄰在一起的，那麼單一均勢的權力平衡規則可能就不適用了。在19世紀，俄羅斯與中國之間有很多彼此不喜歡彼此的理由，但他們並沒有因此選擇彼此作為賽局遊戲的主要對手。歐亞大陸的空間可能因為競爭與友誼異常地混合在一起，而不是選擇單純的對抗或是結盟。

另一種可能性，也就是中俄全面聯盟，又如何呢？那應該是可

能的。然而，到目前為止，儘管我們看到越來越多中俄兩國可能進行聯合行動的證據，但它們的利益並不需要非得聯合行動不可，例如 2019 年 7 月聯合預警機（AWACS）的聯合轟炸機巡邏隊。他們的聯合軍事活動一直是「新領域的第一」，而不是單純為了確保特定的聯合任務而不斷進行的演習，後者可在美韓或美日同盟中看到。此外，如果中國利用俄羅斯對西太平洋戰略事務的認真承諾，中國將需要在採取下一步行動之前與俄羅斯進行磋商，並有義務將其活動與俄羅斯事務捆綁在一起。這將徹底改變中國和俄羅斯這兩個驕傲帝國的國家利益的定義。兩國在共同利益的問題上已經採取了共同立場，在當前環境下這既必要又充分。